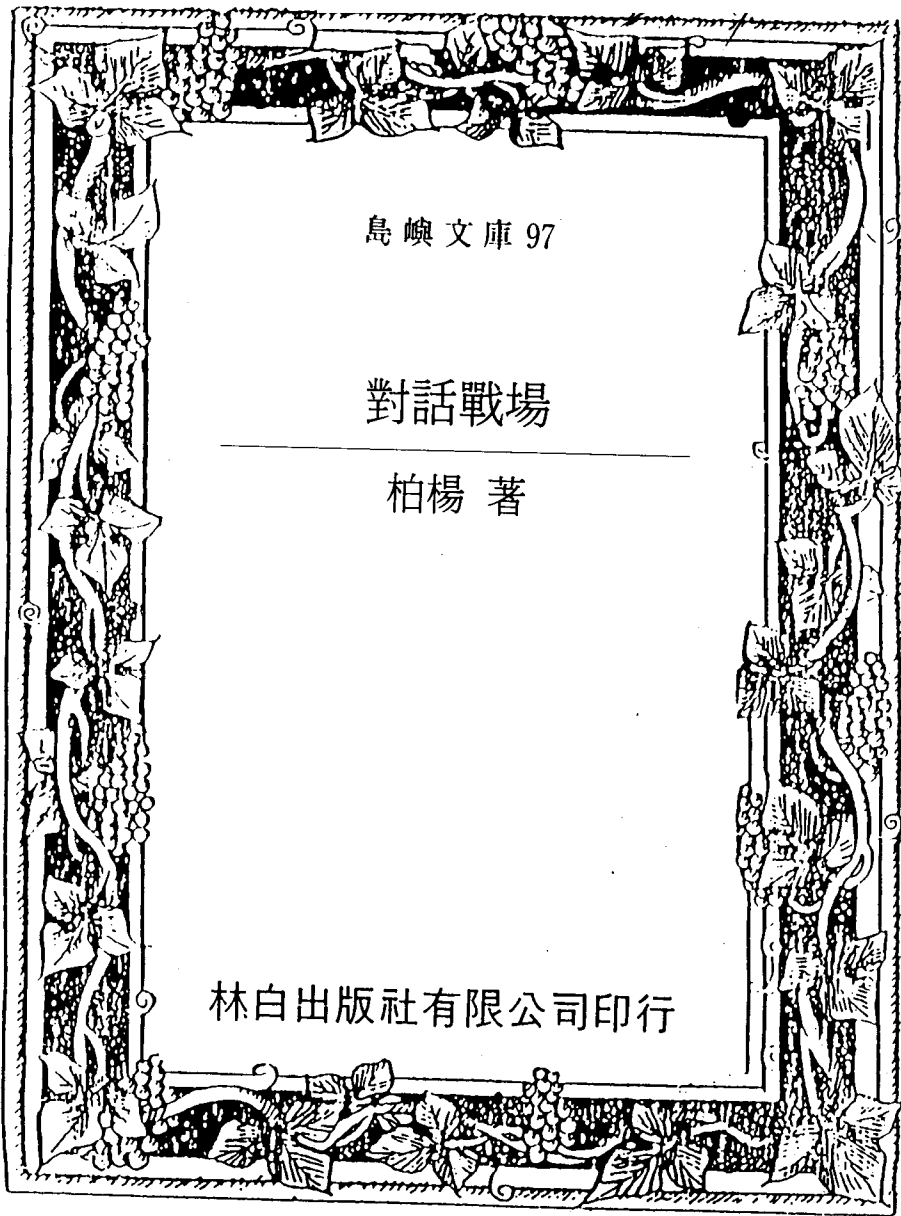


林白出版社出版
柏楊編

對話戰場





島嶼文庫 97

對話戰場

柏楊 著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

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

島嶼文庫 97

對話戰場

著作者：柏楊

發行人：林佛兒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市龍江路七一巷十五號

電話：(02)7765889 (代表號)

傳真：(02)7712568

全省免費郵撥帳號：0014980-9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883號

營業部：林白出版社

臺北市龍江路七一巷十五號一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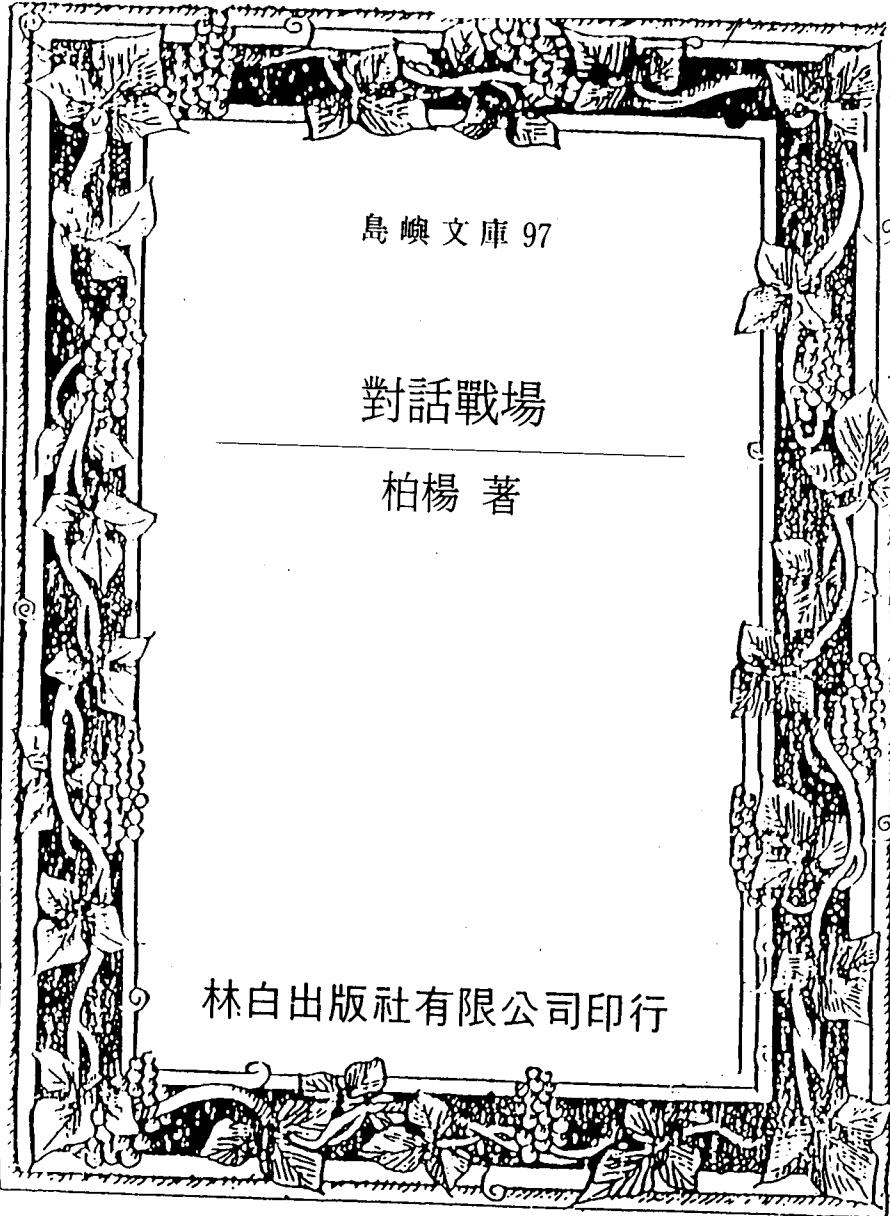
排版者：鴻霖電腦排版公司

地址：北市安和路88巷16號

實價新臺幣一三〇元

七十九年三月八日初版

ISBN 957-593-046-0



島嶼文庫 97

對話戰場

柏楊 著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

10810Y

前言

柏楊

經過思考的談話，就是表達出來的思想，講和寫都是一樣。六七年來，除了〔柏楊版資治通鑑〕外，我寫作很少，但新聞媒體的訪問，尤其是敏感的或尖銳的質疑，確實激發我內心很多蘊藏已久的意念，轉成爲比較成熟、比較具體的言語。我可能講錯了，但我每句話都出自至誠。

謝謝我的助理譚焯明先生，如果不是他的堅持，並收集剪報、交付出版，以及負責三次精密的校對，這本集子無法呈現在讀者先生面

前。

是爲序。

一九九〇・一・一二・台北

目 錄

- 前言·柏楊／三
- 歷史的鏡子·李寧／七
- 衰潰君王的柏楊·Alain Peyraube·梁其姿／一七
- 士大夫和中國人·呂嘉行／二三
- 爐邊漫談·聶華苓／三一
- 台灣海峽兩岸的對話·譚嘉／六一
- 很難絕對客觀·張灼祥·魏便利／七五
- 沒有制衡的權力最可怕·魯雪／八一
- 怎麼看中國歷史·胡菊人／九三
- 從人治到法治·鍾春蘭／一〇五
- 怎麼看法律·楊子江／一二五

恨鐵不成鋼，不滿都是愛· 苦苓· 洪惟勛／一三三
了解變幻莫測的中國· 中山恒彥· 張玲玲／一四五
中國大陸的奧秘· 胡菊人／一五一
我很高興在這裡生根· 張笠／一六九
一覺回到解放前· 吳錦發／一七七
塑像之島· 張告白／一九七
兩性之間· 張涵／二一一

歷史的鏡子

——一九八四·三·六·台北〔政治家〕雜誌第四期

李 寧

李寧：從推廣歷史古籍方面看，你譯〔資治通鑑〕，的確功不可沒，但你一直是很反中國文化的，譯〔資治通鑑〕是否有你獨特的理由？

柏楊：我的目的不是復興中華文化，而只是把一般人不了解的古書翻譯成現代語文。我認為中華文化中有很多是不值得復興的，像傳統文化中很殘酷的刑罰，包括誅九族、口供主義、宦官制度、小老婆制度、君尊臣卑、不把人當人的觀念，都是邪惡的東西，不但不值得復興，而且還應徹底消滅。

我翻譯〔資治通鑑〕，祇是希望現代人能了解古代中華文化是什麼，因為在大家高唱復興中華文化的時候，很多人都誤以為中華文化全都優美，無懈可擊。當然，中華文化有它的優美處，但並不完全是。我希望現代人在了解傳統文化之後，進一步的分辨什麼是優美的，什麼是不優美的。凡是不優美的，我們都該拋棄廢除。換句話說，我盼望大家對中華文化不

要順著人家的嘴巴說，而應該透過自己的思考來認定。

李寧：在你翻譯的〔資治通鑑〕中，〈柏楊曰〉是很叫座的單元，但有些歷史學者認為，以學術觀點來看，評論是違反歷史法則的，因為我們不應用今日的尺度評斷古人。

柏楊：所謂歷史法則，照那些人的結論，就是說一個人人生存在某個時代裡，他就突破不了那個時代。換句話說，我們如果活在二十世紀，就無法有二十一世紀的思想。對大多數人來說，這項歷史法則是正確的，但我們要了解，如果人的智慧不能突破時空的限制，歷史怎麼會有發展和進步？每個時代都要有聖賢大哲在思想上突破那個時代，歷史的脚步才能往前走。所以，時代不是不能突破的，歷史法則也不是那麼肯定與機械。

我們祇能說，絕大多數人都被他所生存的時空控制，但英雄人物不在此限。

對於司馬光，當然不能以現代人的民主、人權觀念，要求當時他也要有這種思想或行為，我個人也從來沒有責備他在這方面沒有建樹。但司馬光不是平常人，他是個少見的偉大歷史學者，我們有權盼望他對他的時代，有所突破。盧梭的〔民約論〕問世以前，法國也從未有過這種思潮，但盧梭的〔民約論〕突破了那個時代，為什麼中國就沒有一人能如此？

在馬克斯的〔資本論〕以前，這世界也沒有〔資本論〕，在美國的總統制誕生以前，這世界也沒有總統制，可見許多新思想都是突破歷史法則的。

我覺得司馬光不能突破時代是件很遺憾的事。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，但我們多麼盼望司馬光有這樣的一個層面。

李寧：也有人認為，你對帝王直接稱名道姓，而不上稱號，常使人無法立時會意，譬如一講漢武帝，人盡皆知，但你講劉徹，很多人不知劉徹是誰。

柏楊：中國帝王的稱號很亂，有些稱號甚至有二、三十字的，而且時常不一致，有時明明不是帝王，但他却有帝王的稱號，像曹操被稱為魏武帝，有些明明當過帝王，但卻沒有帝王的稱號，像海昏侯、東昏侯。因此，我們無法從稱號來判斷這個人的身份。

照理，加諸在帝王頭上的稱號，本身應該含有褒貶的意義在內。但我們發現有很多不是這樣，譬如我們常看到一些荒淫無道的昏君，卻有一個很神聖的稱號，這實在是對中國人智慧的一種侮辱。

雖然我們講劉徹時，很多人不知道劉徹是誰，但一講王莽，大家都知道，為什麼呢？因為王莽這名字大家常用，劉徹這名字不常用。人類的歷史是如此漫長，我們只不過五千年，將來還有一億個五千年，十億個五千年，如果我們現在不趕快回頭，還要等到何時？尊號象徵君尊臣卑，除此之外，別無意義。帝王與我們一樣都是人，現代人講起人權觀念都頭頭是道，為什麼還要對帝王的稱號這樣計較呢？

我們提到劉徹這名字，很多人不知道，但如果各位打開〔資治通鑑〕，會發現司馬光對在位的帝王不但不稱其名，也不稱其尊號，祇稱「上」，這樣滿章滿篇都是「上」，請問幾千年下來，誰又知道「上」是誰？

因此，我不願意用皇帝的稱號，祇是把他們的繼承順序，排列下來，譬如誰是第一任君王，誰是第二任君王，這樣大家很快就會清楚他們之間的關係位置。好比說漢元帝和漢武帝，到底誰在前誰在後？你一點也看不出來，但你一說第十一任君王、第十二任君王，大家就一目了然。

寫出帝王的任數還有一個好處，那就是使他們的身份不因現實政治市場，被抹殺、被扭曲，歷史真象才更明顯。像漢王朝第三任皇帝劉弘、第四任皇帝劉榮，連〔史記〕都一筆勾銷，第九任皇帝劉賀也從根拔除。任數不允許發生這種怪事。

這個歷史毒瘤，要割就應馬上割，不要再拖泥帶水，祇要我們認為這樣做是對的，為什麼不立刻這麼做？剛開始也許不習慣，幾年下來就不覺得了。雖然提劉徹很多人不知道，但一提曹丕，很多人知道，提魏文帝卻鮮有人知。

人的生命有限，生活節奏又如此之快，我們能用掉多少無聊的負擔，就應立時用掉。在轉型期間也許有些不便，但渡過轉型期之後，一切就好了。

李寧：爲什麼你不考慮在譯文中附上原文？這樣可以讓讀者對照着看，比較有真實感。

柏楊：對原文有興趣的，他們可以另外購買原文對照，如要對照翻譯是否錯誤，祇要幾個專家來做就可以，不必每個人都參與。因爲我的目的就是希望用譯文代替原文，如果認為翻譯沒有錯誤，那以後我們根本就不要原文了。這就像我知道怎麼開車就行，至於整個汽車的構造和原理，我不必懂，那是汽車專家的事。我想妳這個想法，可能受了市面上作爲教師補充教材的「原文對照」的影響，我們不是供人參考，而是代替原著。

李寧：你似乎也不考慮在譯文附上各家註解，爲什麼？

柏楊：古文的註解多得不勝其數，張三、李四、王五都有，問題是這祇有兩種情況，一種是他引用很多註解，但實際上祇有一個對的。另一種情況是他引用很多註解，卻沒有一個正確。古人在引用錯誤的註解後，往往自己會去解釋爲什麼某人的註解不對。我覺得這是不必要的，因爲這是專家做的事。

我的做法是，選擇一個對的註解，不必再去解釋那些不對的，因爲那是考據，而我們卻祇要結論。如果所有的註解都不對，那我就自己來做，但我不必把那些我認爲不對的又搬出來講一遍。

古人註解往往該註的不註，譬如古代的屬賓國，曾派遣一個使臣到中國來，漢政府把他

放逐到「縣度」。從古人的註解中，怎麼看也看不出「縣度」究竟在什麼地方。但從對「縣度」這地方的險要描述，和關係位置，我認為「縣度」應在喀喇崑崙山口，這是根據我自己的地理常識判斷的，如果有人質疑，我歡迎討論。

再如董賢見漢哀帝劉欣，劉欣賜給董賢一樣東西，叫「珠濡玉匣」。我研究了很多註解，都沒說清楚「珠濡玉匣」是個什麼東西，後來，我認為那就是「金縷衣」。當我確定是金縷衣後，我就不必引用那麼累贅的一大堆作廢的註解了。

當然，有些註解我不敢確定是不是正確時，我就會註明某某人是什麼看法。

李寧：有些歷史學者認為你受了唯物史觀的影響，不知你是否也這麼覺得？

柏楊：我就像在戰場上作戰的士兵一樣，該開槍時開槍，該肉搏時肉搏，至於是什麼戰略？我根本不懂。

我認為大家應該問的是我的推理是否嚴謹，結論是否正確，而不是先拿一個框框來套，因為這對了解一件事情，毫無幫助。

許多人問我走的是什麼派？什麼主義？把我都搞迷糊了。岳飛曾說過：「用兵之妙，存乎一心」。很多事是不能落入框框裡去解釋的。大家祇要問我的推理過程與結論是否合理就夠了，不必管我用什麼方法，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。

李寧：在翻譯〔資治通鑑〕的過程中，你最大的領悟是什麼？

柏楊：古文好難懂。原來我以爲翻譯是很輕而易舉的事，反正都是中國字嘛！對〔資治通鑑〕，從前我曾經看過很多遍，自信非常容易，結果發現難死人！

每年大年初一，我按例去台北縣土城牢房給難友拜年，今年（一九八四）也不例外，到土城看李荊蓀先生時，我問李先生，古人學問怎的那麼大？我們現在都看不懂，他們當時是怎麼看懂的？

李先生回答我：「你要知道，他們也不懂！文言文的妙處就是你不必懂，讀的人不必懂，寫的人也不必懂。」這話給我很大的啓示，白話文像化合物，文言文卻是混合物，它可以白鐵和玻璃硬夾纏在一起，寫的人自己不懂，看的人當然更不懂，不懂爲什麼硬那麼寫呢？那是古人的習慣，習慣把一些文字硬夾在一起，來炫耀學問龐大。

講到這裡，我們可以發現，當古人用這個角度看不懂時，他就用那個角度看。譬如古人對「無」這個字講不通時，他最後就解釋成「有」。

所以，文言不但文路混亂，而且前後顛倒。古人寫文言文時，常是前一句後一句跳來跳去，你如果一句一句照次序翻譯，那就前言不照後語，完全不通。除了混亂外，文言文的另一個特點是「簡練」，常常四、五個字就包含了七、八十個字的意思。

古文的難懂，還有一個原因是，古人好引經據典，東引一句古書上的話，西引一句古書上話，而他所引的那些話，却往往跟他所敘述的事，完全無關，他這樣引來引去，也許是一時的興致，也許是爲了展示他的淵博，也許只是爲了整篇文字的氣氛。

還有一種情況是舉證錯誤，譬如古人舉某個例子來印證自己的敘述，但往往他舉的這個例子就錯了，這種爲了達到政治目的而曲解歷史事實的例子很多。所以翻譯起來，除了不懂很生氣外，又發現明明不是這麼回事，他還硬講是這麼回事，那就更惱火。

李寧：你以雜文成名，現在卻潛心於歷史研究，對一個長年從事雜文作家的人來說，這代表什麼轉變或意義？

柏楊：我一直很喜歡歷史，因爲歷史本身就是最好的故事，而中國歷史更是世界所有歷史書籍中最豐富的，沒有一個國家的歷史可以像中國追溯到四千年之前，甚至連那一年、那一月、那一天，包括早上還是晚上發生的事，都可以留下詳細的記載。

印度根本就沒有歷史，羅馬帝國也沒有中國這種編年體的詳盡記載。但中國人有這麼豐富的東西，自己卻看不懂，這是多麼大的遺憾！

我翻譯〔資治通鑑〕以後，收到各種各樣的投書，但我每收到高初中學生的來信，聽到他們說如果你不翻譯〔資治通鑑〕，他們可能一輩子都看不懂時，心裡真是異常感動。如果